

文学研究的

生态学隐喻

文学与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他

WENXUE YANJIU DE SHENGTAIXUE YINYU

余晓明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学研究的

生态学隐喻

文学与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他

余晓明 著

WENXUE YANJIU DI YANJIU YANJIU YAYAN YA YANJIU DE SHENGTAIXUEZHUYI YISHIXINGTAI ET QIT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研究的生态学隐喻：文学与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他 / 余晓明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495-0443-5

I. 文… II. 余… III. 生态学—隐喻—文学研究 IV. I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788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西清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880 mm × 1 240mm 1/32

印张: 7.5 字数: 180 千字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2000 册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方汉文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是耶，非耶？

余未可以轻言也，然从游博士余晓明教授的论文付梓，征序于余，余欣然应之，却对前人“为学”与“为道”的论述有了一番新的思考。

是日，晓明自南京翩翩而来，至苏州大学访余。当时余居于苏州相门桥堍苏州大学北校区的合经堂寓所，隔苏州市内最宽的外城河与钱宾四先生当年寓苏的耦园相对，晓明表示愿从游以学。是时至完成博士后研究再至今，屈指已近十年了。嗟叹“造化弄人”也罢、“流光容易把人抛”也罢，十年学术研究的道路对于一位学者而言，都是无可言喻的重要。于是，借此对为学之道略述于下。

以余观之，学与道，非矛与盾，道不远学，学而循道。要之，为学之道，无非三途：

其一曰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所说到的“沙场白骨式”的学术研究方式。黑格尔提出哲学史就是一个白骨累累的大战场，各种思想体系在这里鏖战古今，新的思想推翻旧的体系，如同战场上

的厮杀,新思想的兴盛以旧思潮的死亡为代价,兴灭不已,永无休止。^①此一途于西方学术尤盛:浪漫哲学推倒了古典主义;索绪尔语言学风靡一时,形而上学与社会批评遭受重大挫折;海德格尔刚才得了风头,哈贝马斯对他的批判已经悄然展开。

其二是章太炎所标榜的“李光弼入郭子仪军”的方法(《小学略说》)，“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气色益精明(《新唐书·李光弼列传》)。这是学术研究中新的思想观念取代传统时的“和风细雨”的方式,此为中国人常见的方法。魏晋引佛道儒学入汉学,宋明时用理学取代唐人的佛学,直到清学僭越了理学,弃其“空疏”,代之以“无征不信”的朴学,都是这一模式的大展演。

上述二法,是旧学与新学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一种批判模式,后者更多是一种继承模式,当然无论批判与继承都不是绝对的。

其三,开创新学科,这也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现代中国学术中,更多的是属于这一种研究,从研究方式到理论话语,唯新是图。这种研究既不是中国的传统模式,也不完全是西方话语。

目前有相当多的学者心怀忧虑,担心中国学术会西方化,从而失去自己的主体性,成为西方学术的附庸。

余以为断断不会如此。学术思想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学术随社会经济文化而变化,天变道亦变,社会日新,学术日新,经济日日新,学术日日新。正像西装流行后,不必担忧中式衣服会灭绝,或者孩子们喜欢吃麦当劳,并不意味着川菜鲁菜就会失传一样。总体而言,新学科“替代”旧学科,这是发展规律,是学术进步。

无论是国学还是西学,都是学术,只不过是学术的不同流派与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4页。

途径而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学替代旧学是规律,无论是“国学”取代“西学”,抑或是“西学”取代“国学”,都是因时而制宜,适时而生存。诸子学说取代六经,诸子的儒、老、庄、韩、墨,哪一家是周室钦定的“国学”?再者,又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国学”?魏晋学术取代汉学,正是援引了古代的“西学”——印度的佛经——来作为“批判的武器”,明代的理学家们也不过是借用于同样的经典而进行创造而已。提倡国学的章太炎等人亦都要学习佛学才能有理论的阐发,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所以关键是“替代”,是兴废系乎时序,文变染乎世情,当然这里的“替代”并不是斯皮瓦克等人所说的“替代”,而是刘勰之所谓“兴替”也。

讲到这里,再来看晓明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在许多论者纷纷把文学生态学当成环保感性诉求的时候,晓明提出的“文学研究的生态学隐喻”,却是独辟蹊径,深得黑格尔所谓“哲学是研究具体事物发展的科学”之精髓,把生态学上升为一种思想范式。晓明用生态学的复杂性重新阐发了“具体”与“发展”的理念:

只有那有生命的和精神的事物,才有自身冲动,自身发展,所以作为自身具体、自身发展的理念,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一个全体,包含很多的阶段和环节在它自身内。^①

晓明反复申述的“互渗”与“回环”也印证了获得黑格尔称赞的歌德名言:“已受陶铸者自身不断地又将成为材料。”因此: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6页。

具体的运动,乃是一系列的发展,并非像一条直线抽象地向着无穷发展,必须认作像一个圆圈那样,乃是回复到自身的发展,这个圆圈又是许多圆圈所构成;而那整体乃是许多自己回复到自己的发展过程所构成的。^①

晓明所研究的文学与精神圈(文学的生态)之关系,视域甚高,正是一种新学术路径或者学科。这种学科以余之所见,隶属于比较文明学的范畴,当然是一种跨学科——文学与精神圈——的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明研究的中国化模式。这是也当代比较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近年来,美国学者斯蒂芬·托托西·德·泽佩尼克(Steven Tötösy de Zepetnek)所编选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3)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突出成果。再次阅读晓明的出站报告,可以欣慰地说:吾道不孤矣。晓明的研究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是青年学者的一部力作。晓明的学术根底扎实,藻丰论博,时而轻灵,时而沉着,蔚然满目,余甚感欣慰。

昔者,晓明来姑苏游学之时,余之“心理学三书”与比较文学的几部论著流布多日,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重大课题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也已告一段落,正转而接受国际比较文明学会的重托,在中国开创比较文明学学科,撰写比较文明文化学的论著,便以此契机指导晓明的博士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6页。

后研究。

数年后的今天,国际比较文明学会对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予以了积极肯定,虽然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参加了许多的国际学科组织,但是多数中国学术的影响并不大,在林立的西方国际学术组织中,中国学者只是被看作传统的“汉学家”或是“中国学家”,并未形成独立流派与观念,而我们的研究改变了国际比较文明学界的这种“惯例”。

现引用《中国社会科学报》的相关报道,略述如次:

2011年1月出版的第50期《国际比较文明研究学会简报》(The ISCSC Newsletter, 2011, Wenter)首次介绍了中国比较文明学的发展简况及其开拓者中国学者苏州大学的方汉文教授的研究。

我国比较文明学尚处于滥觞阶段,方汉文教授的《比较文化学》(2003)是中国第一部比较文明文化研究的专著,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高度评价该书的学术价值与开创性贡献。2009年方汉文教授的另一部重要论著《比较文明史——从新石器时代至公元5世纪》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再次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①

方汉文教授所划分的“世界文明八大体系”、东西方文明关系研究、世界“四大文化复兴”(包括中国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拉美文化与犹太文化)等理论,为世界金融危机在欧美的影响与“金砖四国”的经济发展态势所验证。

^① 参见《文汇报》2010年7月21日首席记者陈熙涵的报道《方汉文〈比较文明史——新石器时代至公元5世纪〉出版》等。

国际比较文明学会主席、西密西根大学教授安德鲁·塔戈斯基(Andrew Targowski)博士与学术负责人比尔·麦克高希(Bill McGaughey)教授邀请方汉文教授出席今年在美国图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国际比较学会年会发表题为“比较文明学在中国”的演讲。^①

应当说,晓明的论文正是在这一潮流中应运而生,适逢其时了。

晓明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为余之校友,其后又从南京师范大学名师何永康教授读了博士,并在大学任教多年。问道于余的博士生与博士后大多数是在职的高校青年教师,晓明与诸位同门相处协和,学海徜徉,如鱼得水,更因其才华出众,待人大气厚重而深孚众望。研习二载,其间叩问甚勤,成就斐然。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由学术声誉极高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机缘巧合,拙著《比较文化学》也由该社出版,颇感欣喜和亲切。

辛卯年春分写于苏州大学牧鱼楼

^① 徐文:《中国比较文明学进程海外受关注》,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15日。

目 录

序 / 1

绪 论 / 1

第一章 作为思想史范式的生态学

——生态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现代物理学 / 10

一、人对自然的背离 / 11

二、“活的自然” / 13

三、对形而上学的超越及关系实在论 / 17

第二章 生态学：从主题、价值到隐喻 / 21

一、从主题到价值的生态学 / 21

二、作为隐喻的生态学 / 26

三、文学的关系论 / 31

四、文学的有机论 / 38

五、文学的整体论 / 46

第三章 文学与宗教同源及共生 / 49

一、信仰的天赋与宗教情感 / 53

二、宗教与文学的同源性 / 60

三、回到巴厘岛——残酷戏剧的启发 / 66

第四章 文学与政治的回环及同构 / 78

一、文学的复杂性 / 80

二、政治的复杂性 / 83

三、文学与政治的超循环同构 / 86

四、政治合法化的前提——自然法的文本虚构性 / 89

五、叙事——文学对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方式 / 94

六、文学对政治的解构 / 97

七、拟剧理论——文学与政治文化 / 104

八、政治对文学的介入——文学的经典化过程 / 110

第五章 文学与意识形态的错综及混生 / 116

一、意识形态理论的源流 / 116

二、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功能 / 122

三、文本意识形态与仪式 / 126

四、一般意识形态与剧场 / 141

第六章 文学与经济的协同及颀颀 / 151

一、经济对文学的主导 / 152

二、文学在回环中的颀颀 / 158

三、不平衡、断裂和互渗 / 165

第七章 文学与法律的互渗及龃龉

——以《白毛女》的文本演替为例 / 174

一、法律与革命 / 175

二、复仇与秩序 / 184

第八章 文学地缘的想象及建构

——以“南京诗人”为例 / 191

一、漂移无根的地域 / 193

二、诗人，城市的候鸟 / 195

三、直觉的自居与澄明 / 200

四、言语建构的生命质感 / 205

结 语 / 210

参考文献 / 214

后 记 / 221

绪 论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带来的危机日益严重,生态问题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生态学由此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作为学科名称的“生态学”是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 1866 年首次提出来的。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环境是物理环境(温度、可利用水等)和生物环境(对有机体和来自其他有机体的影响)的结合体。^①

目前,生态学研究的重点正转向以人类社会为主体,重视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提出了“深层生态学”等理论,提倡社会经济发展的观念。生态学进而越过学科边界,扩展到政治、法律、经济、哲学、伦理、美学等领域,形成了“泛生态学化”的态势。



生态学能够漫过学科的边界,跃升为思想史的“范式”,起源于它对现代精神所造成的种种问题的反思。现代性思想的主要基础是哲学上的二元论。它首先把人的精神和肉体截然分开,暗示精

^① [英]A. 麦肯奇等:《生态学》,孙儒泳等译,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神的崇高性和肉体的鄙俗性;接着把人类和自然分开,人类因而可以征服和统治自然。这些都导致了分离的效果。一是宗教和政治的分离,实现了“世界的祛魅”(马克斯·韦伯),社会达成了世俗化;二是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分离,作为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和作为经济哲学的资本主义化合为新的意识形态——经济学。它论证了一种奇异的合理性:市场是由带有神秘意志的看不见的(上帝)之手控制的,所以,私人的财富欲望无意中却带来了公共的利益。经济、经济学帝国主义成为“新神学”。然后是机械主义,把世界视为钟表,把人也比喻为机器。^① 人们需要一种新的范式来强调和恢复被我们遗忘和抛弃的世界的内在联系性、有机性和创造性,并且在政治—经济制度中提倡兼顾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观。^②

造成生态学扩张的另一个原因是思想史内部的发展。虽然一般认为神学、物理学、生物学是思想史几个相继发生的大范式,但是,这种“科学革命”却往往没有分水岭。E. 迈尔指出:从文艺复兴直到 18 世纪,科学和基督能够和谐共存,原因是科学和神学在那个时候已综合成了自然神学(物理神学),成为当时的科学。牛顿经典物理学所持的观点是机械论的,一切都可以用力与运动来解释。哲学家笛卡尔巩固了机械论在思想史上的霸权,他甚至声称有机体仅仅是自动机。

20 世纪中期以来,生物学逐渐从物理学的霸权和傲慢下解放出来。现在,科学界已普遍承认:不仅生物系统的复杂程度和非生物界属于不同的数量级,而且,由历史性进化形成的遗传程序也是

① [美]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5 页。

② [美]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32 页。

非生物界所没有的。依赖遗传程序,有机体目的性过程及其对环境的适应才成为可能。而这在物理系统中并不存在。突现过程,即在复杂的等级结构中较高层次出现未曾料到的新性质,在生物系统中较之非生物系统更加重要。突现过程不仅将物理科学与生物学区分开,而且也把这两类科学的策略和解释模式区分了开来。^① 总之,生态学和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等理论,把思想史带入了“复杂性”的时代。

将生态学引入文学研究,乍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烜赫的学科“溢出”效应或者“殖民”的过程,就像经济学过去的过度扩张一样。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知识结构往往在不同的学科之间进行互相渗透和互相晕染^②,而一些极具生命力的概念和范式就会像“候鸟”一样,在不同的理论场域之间长途飞行,传布思想的“种子”,改变整个思想界的景观格局。17、18 世纪,哲学机械论的范式就是物理学的理论旅行。20 世纪中期以至目前,生态学范式也许充当了并正在充当着候鸟的角色。

文学研究者们当然不甘自外于这种思想史的大变迁,纷纷搭上这趟快车。根据王诺介绍:生态批评的端倪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1974 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出版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提出“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这一术语。他主张:批评应当探讨文学所揭示的“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作者还尝试着从生态学的角度批评古希腊戏剧、但丁、莎士

① 参见[美]E. 迈尔:《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第三章,涂长晟等译,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② [美]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8 页。

比亚以及某些当代文学作品。同年,另一位美国学者克洛伯尔在对西方批评界影响很大的学术刊物《现代语言学会会刊》上发表文章,将“生态学”(ecology)和“生态的”(ecological)概念引入文学批评。^①

由于生态学热兴起带来的学术资源和理论旅行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生态批评。主要专著有:徐恒醇的《生态美学》、鲁枢元的《文艺生态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对本土资源进行再挖掘的有王先霈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观念》,译介的研究主要有:赵白生、王诺、西敏等在《文艺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而曾繁仁等人提出了生态美学概念,用生态学重新阐释了存在论美学。^②

二

现在,我们来界定本书中所称的“文学生态学”的概念。文学生态学是文学的生态学隐喻(metaphor),即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观察、研究和解释文学以及文学与“文学的环境”^③之间的关系。

在任何科学研究中,都存在着作为方法论基础的隐喻,文学研究也不例外。浪漫主义是一种“灯”喻,现实主义是一种“镜”喻^④,因此,列宁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邓小芒则有专著《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在文学研究中还有水文学的

① 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载《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张虎升等:《生态文艺学批评在当前的发展态势》,载《文艺报》2002年7月23日。

③ 莫兰称之为“精神圈”。见[法]埃德加·莫兰《方法:思想观念——生境、生命、习性与组织》,秦海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④ [美]M. H.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郇稚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隐喻,如术语“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等。而生态学隐喻的引入,意味着我们把文学作为复杂性的对象来进行研究,而把文学理论作为复杂性的理论来建设。

文学的生态学隐喻作为一个前提,提示我们,应当把文学看作类生命的对象。文学是一个生长、发育和进化的过程,这是文学的有机性。文学有自己的 DNA 及其双螺旋结构——母题、叙事学结构;经典(显性的)和成规(隐性的)都有极强的“遗传性”,规范着文学的发展。

文学是处于它的环境之中的,文学是人类精神家族(如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社会等)中的一个分支。它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符号性的交换,这是文学的关系性。文学呈现为依赖中的自主性。文学没有先验的本质,它的本质只能存在于它的关系之中。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怀特海的相依性原理、德里达的延异理论、拉康的主体与他者理论、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等理论都表明,必须在种种关系中,文学的性质才能得到有效的阐释。

综合文学的有机性和关系性,我们得到了文学的第三个特性——整体性,无论是文学作品本身(形式和内容)还是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创作、阅读、批评),都应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不是将它们肢解为互不关联的散沙。

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不同于把以往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简单地整合起来。内部研究的实践常常发生的偏向是形式化,例如俄国形式主义企图找出所谓的文学性。外部研究往往会发生决定论的倾向,简单地把文学归结为某个外部因素的变化,如政治、经济,或者作家的经历、性格等等。就像生态学强调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那样,文学生态学企图贯通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研究,使文学研究也成为有机的整体。